

God and the State

[俄] 巴枯宁 著

上帝与国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od and the State



上帝与国家

[俄] 巴枯宁 著 朴英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与国家 / (俄)巴枯宁著, 朴英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17-4368-8

I、上... II. ①巴... ②朴... III. 巴枯宁, M.A.(1814~1876)-哲学理论 IV.B5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920 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李琳子

装帧设计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影、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民国系列

上帝与国家

(俄)巴枯宁 著

朴英译

统 筹 / 许 静

责任编辑 / 审校部编辑工作室

责任制作 / 李 瑾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 刷 /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

开 本 / 890 X 1240 1/32

字 数 / 55 千字

印 张 / 3.125

书 号 / ISBN 7-5617-4368-8/B.239

定 价 / 10.00 元

出 版 人 /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 民国系列第一辑书目

中世教育史

[美] 格莱夫斯 著

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

[美] 海斯 著

西方近代思想史

[美] 布林顿 著

中古哲学与文明

[比利时] 伍尔夫 著

上帝与国家

[俄] 巴枯宁 著

● 民国系列第二辑书目

法国大革命史

[俄] 克鲁泡特金 著

希腊的生活观

[英] 狄金森 著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英] 斯塔斯 著

美国政治思想史

[美] 梅瑞安 著

印度文化史

[英] 麦克唐奈 著

印度因明学纲要

[印] 阿特里雅 著

经史子集概要

顾苓臣 著

特约编辑 / 李琳子

装帧设计 / 吴正亚

出版说明

被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以来，文明中国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山河如此，学术亦然。然而，新的中国收拾河山、重整乾坤，仅仅百年，气象焕然。

新的中国是无数先辈用一己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斗中换来的；同样，新中国学术的基础是无数先辈学人在惶然多难的民国三十多年里奠定的。费孝通、王力、吕思勉、杨树达、蒙文通、朱生豪、罗念生、朱光潜、徐梵澄……数代鸿儒，无一不是在艰难时代以一己生命赓续中国文明之线——“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他们身后，如斯学人屈指难数。

不忘前贤、重刊旧籍，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者应尽的义务——欧美国家凡有文明历史感的出版社，无不把重刊旧籍作为本己要务。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六点学术”推

出这个系列，不仅为了纪念我们的学术父辈们曾经经历的那段艰难历史，也因为无论中学抑或西学（尤其翻译），都有即便当今学术也未能有所逮的成就在焉，值得珍惜和承继。

重刊民国时期学术成果，实非什么创举。可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名人”们的书反反复复、名目繁多地编印，少有出版者理会晚清和民国时期好些兢兢业业、深造自得的中坚学人，造就了更多历史“失踪者”。重刊旧籍，除了挑选书品时眼界需要更宽些、更细致些，敬重前贤的态度同样重要——影印本一类做法，无异于让旧籍重归故纸。“六点”的做法是：重新排版、校订文字（明显的错字、标点）、统一译名（不少人名和术语的译法，今旧差别很大）——从而，学术父辈们的心血将继续滋养后来学子。

“六点学术”有心用后现代的纸张和排印技术挽救前辈们的故旧文稿，盼学界有心人鼎力推荐、匡正谬误，一起来寻回我们丢失了的学术父辈们的书籍。

点点

2005年7月7日

法文版初版序

我们中之一就要详细地来讲米哈伊尔·巴枯宁一生的故事，不过它的大概大家也已经够熟了。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知道在思想、意志和持久性的精力上他是伟大的；他们也知道他何等傲慢地轻视大多数人所屈身委就的财富、位势、光荣以及一切恶劣的野心。作为一个和俄罗斯帝国最高贵族联姻的俄国绅士，他是最先加入叛逆的大胆集团中的一个，这些叛逆者能够把自己从传统、偏见、种族和阶级利益中解放出来，而一点不顾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安适。他和他们一起作着严酷的生活战斗；监禁、放逐以及自我牺牲的人们在苦难中一定会受到的一切危险和一切不幸使得这种严酷性格外加重。

伯尔尼公墓里埋着巴枯宁身体的地方只有一块简单的石碑刻着姓名。即使这些,对于一个把这种虚荣看得如此没有价值的工作者来说,也嫌太尊荣了些。他的朋友当然不会替他竖立矜持性的墓碑和身像。他们明白假如他们对他提起为了他的光荣而竖立的一个纪念建筑的话,他会大大地发笑的;他们也知道尊敬他们的死者的正确方法是去继续他们的工作——用着和他们自己所用的那种同样的热情和坚韧。在这种情形下,的确,有一个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全体的努力,因为目前这一代的革命者中间对于革命的共同目的还没有一个人比他工作得更热烈的。

在俄国学生中间,在德国德雷斯頓的谋叛者中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同志们中间,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瑞士,在意大利一切热诚的人们中间,他的直接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思想的独创性,他口才的多修辞和激烈,他对宣传的不倦的热心,再加上他个人自然的庄严和有力的活力,使巴枯宁能出入一切革命团体,而他的努力到处都留下深刻的痕迹,甚至对于那些欢迎了他之后又因为目标或是方法上的差异而威胁他离开的人们也是这样。他的书信是最长的;他会用整夜的功夫来跟革命世界里的友人们写长信,其中有几封使怯懦的变得坚强,使迟钝的觉醒,以及描划出宣传或是反叛的计划,像一本真正的书籍。这些书信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说明巴枯宁在那世纪中革命运动里所做的非常工作。巴枯宁用俄文、法文和意文写过许多小册子,不论它们怎样重要,也不论它们在散布新思想上怎样有用,它们只是巴枯宁著作的最

微小的一部分。

这本《上帝与国家》其实是一封信或是一个报告的片断。正像巴枯宁的大部分的写作一样，它同样有文字上的缺点，缺乏适当的分配；此外又突然中断：我们努力想发现这文稿的结尾，却没找到。巴枯宁没有充分时间来结束他所担承的工作。另一件工作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前一件还没有完成。他对批评他的作品的人们说：“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片断。”不过，虽然《上帝与国家》这本书没有写完，读者自然不会对于它的刊印觉得遗憾。它里面所讨论到的问题是用了逻辑的独特的精力来处理且处理得很决断的。他只对他的诚实的反对者正确地讲起这些，他替他们指出目前这种一切强权所由建立的神权的信仰之空虚性；他替他们证明一切政府起源的纯粹人为性；最后，毫不停留地就讨论到公共道德已经加以责备的那些国家基础，例如地理上的优势、暴力的行使、高贵性、财富等等，他对于把各社会的政府假托科学的那种理论给予公平的处理。即使假定我们在敌对的野心和密谋的冲突之中能够辨明谁是虚伪的，谁是真正的学者，并且能够找出一种选举方法确能把权力交给那些有真正知识的人的手里的话，他们对于他们的政府的智慧和诚实又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呢？相反地，在这些新的主人的身上难道我们还不能预先见到那种跟以前以及现在的主人身上所有的全然相同的愚笨和罪恶吗？第一点，科学并不如此，它是在变的。现在有学问的人在将来只能算做什么也不懂的人。让他想象一次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目的，而就为了这原因即使在孩子刚生下来的时

候他就没落了。但是,他如果能够在本质上理解真理,他只能够使自己被特权所腐化而使别人被权力所腐化。要建立他的政府,他必须像所有的国家领袖们一样地试着去拘捕那些在他之下生活着的群众的生命,为了保持安静而使他们一直无知无识,并且为了使他能够从更高的王位上来统治他们,把他们渐渐地加以抑贬。

至于其余的人,自从教条主义者出现之后,或真或假的“天才”曾经试过支配世界的王权,我们也知道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也曾见到过他们在工作,所有这些学者:他们愈研究就愈变得死硬,他们用来考查若干孤立的事实的各方面所花的时间愈多,他们的见解愈狭;他们一点也没有生活经验,因为很久以来除了他们癖爱的以外他们就没有见过别的什么东西了;因为他们没能力参加严重的斗争又不懂得事物的真正轻重,他们的热情和虚荣是幼稚的。难道我们最近还不曾见到那整个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又是卑劣的奉承者和生活下贱的人们——的基础吗?他们只为了他们自己才构造出全部的宇宙创造论。照他们的意思,世界的创造,社会的发展,革命之颠覆国家,帝国之陷入血污,贫穷和疾病以及死亡之成为人性的皇后,都只为了造成学会会员间的一个精英(elite),一朵盛开的花朵,所有别些人们只是肥料。试想作为《时代》杂志(*Temps*)和《论辩》杂志(*Debats*)的编者会有余暇去“思想”?人民在无知之下生了又死;为了这些绅士们变成不朽,一切其他的人类都注定了要死!

不过我们可以重复对自己保证:所有这些学会会员没有亚历

山大用剑斩断高定结^① 的勇敢，他们不会举起查理曼的刀，在科学上政府已经变得像神权财富或是蛮力一样地不可能。此后一切权力都要受到无怜悯的批判。产生了平等感的人们不再肯受被人统治的苦痛了；他们学习自己支配自己。在使具有一切权力的存在从天上倒下来的时候，社会也驱走了一切假借这个名义来统治别人的人们。这就是现在在进行着的革命。国家是崩溃了，让位给一种新的秩序。照巴枯宁所喜欢说的那种讲法，在这种新秩序里“人的正义要来代替那神的正义”。假如容许我们从革命者中提出一个参与这种广大的改造工作的人的名字，没有比提出巴枯宁来得更公平的了。

卡罗·卡非罗(Carlo Cafiero)

爱理塞·邵可侣(Elisee Reclus)

① 高定结(Gordian knot)：相传腓尼基王 Gordius 打有一结，能解开的可以在小亚细亚称王。但无人能解，后亚历山大大帝拔剑砍断了它。

上帝与国家

哪一边是对的,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 这问题这样子一问就不可能有什么疑惑了。无疑的,唯心论者是错的而唯物论者是对的。是的,事实产生在观念之先;是的,正如蒲鲁东所说,观念不过是一朵花,它的根株伏在生存的物质条件里。是的,人类的整个历史,知性的或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只是经济史的反映。

近代科学的一切分科,真正的公正的科学的一切分科是在合力宣告这种基本而有决定性的重大真理:社会的世界,其实就是说人的世界——简单说来就是人性——就只是——至少对我们以及我们这个行星上——动物性的最高表彰,最后和最高的发展

不过正因为每一个发展都一定包含一个否定，它的基础或是出发点的否定，所以人性同时就是并且本质上就是人身上所含的动物性成分的缓慢而渐进的否定；而组成了和创造了理想、知性和德性的信心和观念的世界，就是这一种合理而又自然的否定——正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是合理的，它既是历史的又合乎逻辑，正像世界上一切自然定律的发展和实现同样地不可避免。

是的，我们的第一代祖先，亚当和夏娃，假如不是大猩猩的话，也是大猩猩——杂食、有知性而又凶猛的野兽的近亲。不过比起别种动物多了两种宝贵的天赋——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

这两种天赋加上它们在历史过程方面不断的影响代表了根本因子，代表了人的动物性的肯定发展中的否定力，而由此创立了组成人的人性的一切。

《圣经》这本书当作一本人类智慧和幻想的最古老的表白之一来看，是很有趣味并且有几处很深刻的书籍，但它却极其天真地用原始罪恶的神话来表示。真理耶和華，他无疑地是人类所崇拜的一切善神之中最会嫉妒、最无用、最凶恶、最不公平、最渴血、最暴虐，而又对于人类尊严和自由最有敌意的神——耶和華只不过为了满足他那种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无疑的，他想消磨一些在永恒的自我性孤寂中他所觉得厌倦的时间，或者他想有几个新的奴隶。他慷慨地把整个地球，连它的一切果物和动物在内，听他们处置，对这全部的享乐只附了一种限制。他明白地禁止他们触动知识树上的果子。因此，他希

望那个男子缺乏对他自身的一切了解，一直是永远的野兽，在永恒的上帝、他的创造者和主人的面前永远是个四足动物。不过这里走进了撒旦——永恒的叛逆，第一个自由思想者，俗世的解放者。他使亚当感到自己野兽般的无知和驯顺；他解放了他，在他的额上打上自由和人性的印记，由此怂恿他不服从，去吃那知识树上的果子。

我们知道接着来的是什麼。那位好上帝凭了他的预见——他的神圣的能力之一，也许已经警告过他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下子勃然大怒，可怕而又可笑；他诅咒撒旦、亚当以及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像小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那样被所谓他自己的造物所袭击；打击了我们的祖先本身还不满意，还要诅咒那些对远祖所犯的罪毫无所知的一切子子孙孙。我们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意义非常深刻非常公正，就是因为它是异常不义和荒谬。然后，请记得他不仅是复仇和愤怒的上帝，却也是爱的上帝，他在苛责了几万可怜的人类而罚他们进永恒的地狱之后，他对其余的又起了怜悯，而为了拯救他们和把他自己的永恒而神圣的爱和永恒而神圣的恨——总是渴血和找牺牲——调和起来，他把他的唯一的儿子送下世界，可能被人们杀死，作为一个抵偿性的牺牲者。这叫做赎罪的奇迹，一切基督教的基础。假如这神圣的救世主当真拯救了人类世界，那就更是奇迹了！但是不；在基督所应允过的乐园里面——像我们所知，这是正式的告示——选民是很少的。其余的人，那些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的广大多数一定永久在地狱里受火烧。同时，为了要安慰

我们，那永远公正永远良善的上帝把拿破仑三世、威廉一世、奥国斐迪南以及全俄罗斯亚历山大各世的政府给了尘世。

这些就是在整个 19 世纪在政府明令下欧洲一切国民学校里所讲的荒谬故事，所教的丑恶教义。他们说这样是使人民开化！一切这种政府都是民众的有系统性的毒害者，自私自利的麻醉者，这还不明显吗？

我跑开我的主题了，因为我一想到他们用来永远把各民族留为奴隶的基础和犯罪方法以使他们无疑地会变得更榨取他们的时候，我就要愤怒。世界上一切脱洛普曼（Tropmann）的罪恶和这种反叛人性的罪恶比起来算得什么呢？每天，广泛地说来，在文明世界的各处都有那些敢自称为人民导师和民之父母的人们犯着这后一种罪恶。我回过来仍旧讲原始罪恶的神话罢。

上帝承认撒旦是对的；他承认在应许以知识和自由作为被魔鬼引诱而做的不服从行为的酬报这一点上，魔鬼并没有欺骗亚当和夏娃；因为，他们一吃了禁果，上帝自己就说（见《圣经》）：“看呐，这人变成了众神之一，知道善恶了；所以，免得他变得和我们一样地不灭，要禁止他吃永生之果。”^①

现在让我们略过这个神话的荒诞的部分，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真正意义，这意义很明白，人解放了他自己；他把他自己从动物性里解放出来，把他自己构成一个人；由于一种反抗性的和智慧的

① 《圣经》官话译本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见《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译者注

行动——就是，靠了反叛，靠了思想，他开始了他的显然是人的历史和发展。

有三种要素，或者三个基本原则构成历史上一切集体的或是个人的发展的根本条件：(1)人的动物性；(2)思想；以及(3)反叛。相应于第一种的该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对第二种是科学；对第三种是自由。^①

唯心论的一切派别，贵族政治论者和资产阶级，神学家和玄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宗教家，哲学家或是诗人，还有，不要忘记那自由经济学家——正像我们所知，他们是空想的无条件崇拜者——听到了其有巨大的智力，崇高的理想，以及无限抱负的人正像世界上所有的别些东西一样，不过是物质，只是卑贱的物质的产物，就大为生气。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唯物论者所说的物质是自动地永恒地在变动着、活动着、生产着的物质，化学上或是有机地被它的特有的力学的、物理的、动物性的以及知性的性质或是力量所决定和显示的物质——这种物质和唯心论者的卑贱的物质完全不同。后者是他们的虚伪的抽象的产物，的确是一种愚昧的没有生气的没有变动的东西，不能够产生些微东西，是一个死人的头颅^②，和那个他们称作上帝称作至尊者的那种优美的空想成对比的一个丑恶的空想；跟物质相反，唯心论者的物质被他们剥夺了

① 著者在另一篇文章(原为本书附录——译者)《对虚幻的神，真实世界以及人类的哲学讨论》里对这三个原则有完全的叙述。

② 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价值的废物。——译者注

构成它的真实的本性的一切，必然代表了最高的虚无。他们从物质那里取去了知性，生命，一切固有的特性，活跃的关系或是力，以及缺了它之后物质运动量也不会有运动本身，使它在空间里只剩下不可理解性和绝对静止性；他们把所有这些自然的力、性质和表现归之于他们抽象空想所创造出来的幻象；于是，把职分对调了一下，他们把他们这种幻想的产物，这种幻象，这种虚无的上帝叫做“至尊者”，而必然的结果就是把真实的存在——物质——世界，当作虚无。之后，他们郑重地告诉我们这种物质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甚至不能使自己运动，而因此必须由他们的上帝来创造它。

在这本书的末了我指出在上帝这种幻想的引导下必然会遇到的谬误和真正使人厌恶的荒谬性，他会被看作一个有人格的东西，世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或者甚至看作是非人格的，一种展布全宇宙而因此构成宇宙的永恒原则的神圣精灵；或者算它做一种不确定而神圣的观念，总是在世界上出现和活动，并且总是表现在物质的和确定的东西的总和里。我这里只论重要的几点。

物质世界的逐渐发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同样，有机的、动物的生命以及历史地传播的人类个人或社会的知性的逐渐发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它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劣等到优等的完全自然的运动；和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合，因之也和我们的自然逻辑，和我们的思维法则相符合的运动；那种法则只有靠了这些相同的经验才形成起来，而由此发展起来的逻辑，